

人气

蒋子龙 著

作家出版社



1949-2009
共和国作家文库

人气

作家出版社
蒋子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气/蒋子龙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5
(共和国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5063 - 4727 - 3

I. 人… II. 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1657 号

人 气

作 者: 蒋子龙

责任编辑: 贺 平 江小燕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10 千

印张: 29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27 - 3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房亮大败而归。

当今城市里无非是两种战争：男女之战和金钱之战。金钱之战的胜利者才会在男女之战中所向披靡，正因为他最近在金钱之战上屡屡失手，才导致在男女之战中也惨遭败绩。商品社会惟金钱最有力量，只有那些最会赚钱的男人才是性能力最强的男人，不然为什么各种漂亮女人都喜欢大款……

这令他颜面扫尽，眼中闪着阴寒的光波，一路上满脑子里还是刚才跟那个女人大战的情景……他是心烦无法排解才把她招来的。女人心烦逛商店，男人心烦买女人，不管是哪种购买都是一种逃避，会令人兴奋。那女人不能说不美，身条儿楚楚盈盈，堪称人间尤物，可他使尽各种招数，折腾出满身臭汗，始终不能成交，虽心有不甘最后也只好主动放弃。那女人由对他的千般崇拜万般娇媚立刻化为刻毒的不屑，全不遮掩满脸的讥讽。幸好他腰包还挺得住，甩出一大笔让他自己也肉疼的钱，那女人才又肃然起敬，称谢不已。老板——这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会赚钱的男人一切都应该是强大的，即使性能力出了问题也可以用钱买回男人的尊严。但他没有买到快乐。紧跟着又安慰自己，性就是性，不过是花钱也可以买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买到明天还可以再买，总会买得到合适的令自己满意的，用不着赋予它太多的意义和联想，那会自寻烦恼，让自己灰心丧气甚至会心理失衡。他回公司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拿上了当月的迟到人员登记簿——每天上班

铃响过之后，凡来晚的人都要登记下姓名和迟到的时间，然后方可进楼。快发工资了，他要参照每个人的出勤情况确定奖金数额，如果发电厂的工程再拿不到手，还要考虑裁掉一批人……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这是在找茬儿。回到自己宽大的办公室，信手翻开迟到登记簿，见迟到者的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没有一个是本公司的职工，想必是看传达室的老头只管让迟到者登记，却并不检查他们往登记簿上写了些什么，在那里面登记的迟到者竟然是克林顿、姜文、刘晓庆、巩俐、泰森、乔丹……还有不少人填上了他房亮房老总的名字。他把登记簿往写字台上一摔：“这帮王八蛋！”骂完后随即又笑了，揽不到工程，大家没有事干，迟到不迟到又有什么意义？他的公司名为民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是以经营房地产业为主，前些年他曾大出过几年风头，也算是梨城数得上号的私营企业家。近几年他的身体像气吹的一样成了大胖子，刚才的失败也跟这副体形有关，隔山掏火多有不便，影响正常发挥。可惜他的事业远不像外表这样让人一看就是发了大财的派头，其实他的公司却正在走下坡路。对一个男人来说，事业失败比阳痿更惨！

他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公司开发部经理林洪仁，30多岁，有着一张消瘦、苍白和神经质的脸，萎靡不振地在他对面坐下来。一看林洪仁这副鸟样子房亮心里已凉了多半截啦，但还是有点急不可待地问了一句：“怎么样？”林洪仁应了一声：“没戏。”房亮不耐烦：“我知道没戏，最后到底是谁中了标呢？”“还能有谁？当然是杜觉的土木集团啦！”“他妈的！”房亮猛起身，一拳砸在自己的大肚子上，“哎哟”一声弯腰又坐回到椅子上。“肥肉都叫他们吃了，我们揽不到工程，喝西北风呀？这里肯定有鬼……”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有鬼，有鬼又能怎么样？房亮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自己打气，“告他！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林洪仁不以为然：“怎么告啊，杜家有权有势，我们又没有抓到人家的把柄……”这越发激怒了大胖子：“告不了杜觉就告简业修，姓简的小辫子不是抓在我们手里吗？他们穿的是连裆裤，姓简的一被抓进去，准得把姓杜的抖搂出来！”

林洪仁发噤。房亮站起来，在屋里转磨，他可真是个大胖子，整个体形如同一粒巨大的枣核儿，两头小，中间大，两条细腿岌岌可危地支撑着滚圆而又庞大的身躯，肚子比胸部粗，胸部比脖子粗，脖子比脑袋粗，脸上的肥肉硬得像石头，脸以下的肥肉又软得像凉粉，层层叠叠，松松垮垮。他走到窗前，窗外一座巨型建筑物如同一座黑乎乎的大山向他压下来，挡住了他的视野，使他这间原本亮堂堂的大房子变得幽暗阴森了。在夕阳的余晖中对面的大楼流光溢彩，玻璃的反光刺得他眼睛迷离，心旌摇动，肥胖的身躯感受到一种强力的挤压……他知道造成他阳痿的原因就是对面这幢大楼，是简业修的大楼！当初这幢大楼就应该由他承建，可简业修把工程给了他上司的儿子。为此房亮一直耿耿于怀，从那时候起，他的民信公司就开始走背字。过去在整个河口广场，数他的民信大厦最堂皇，最抢眼，好风水让他占尽，好事他想挡都挡不住。自从简业修的大楼建起来，在方圆这一带数它最高最大最巍峨，地气都叫它吸走了，阳光被它采走了，人们一走到这儿最先注意到它，人心被它夺走了，民信大厦被压在它的阴影里，怎么能不倒霉？有简业修的大楼在，他的民信公司就永无出头之日！房亮越看越气，越想越恨，林洪仁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劝他：“房总，把我们这幢大厦卖掉吧，另找一个好地方再重建一栋小点的楼，或买一个现成的地方办公，可以省出一大笔钱，正好可以解决眼前资金紧张的问题。俗话说民不跟官斗，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什么？”以房亮的性格当然不会认头躲走，他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已经穷到了卖楼的地步，一对大眼珠子瞪成了牛眼，恨恨地说，“就是把简业修赶走，我也不能走。他妈的，我房大胖子跟他没完，先告他！”林洪仁一惊，愣了一阵试着给老板另出主意：“房总，要不请个风水先生给看看吧？最近有个新加坡的风水大师闹腾得挺火，他也许有破解的办法。”房亮随口一问：“他要多少钱？”“出场费五万。”“他妈的，还不知灵不灵，就要这么多钱！”林洪仁赶紧解释：“五万只是出场费，以后再置办什么还得另花钱，这种人当然要价很高啦，谁叫你信啊？你既然信他就要舍得花钱，钱花到了才会灵。”房亮看看自己的部下，心里说这家伙鬼精鬼灵，可就是揽不来工程，

连看风水的行情都这么清楚，是不是也有回扣？但他还是下了决心：“五万就五万吧，不过要快，一定要赶在简业修的大楼剪彩以前想出对付他的办法。”

几天后的正午，阳光暴烈，新加坡的风水大师景道中指挥几个人把一尊大腿粗的铸铁大炮，架在了民信大厦楼顶的墙围子上，黑洞洞的炮口直指对面简业修的建委大楼。在烈日下，对面的大楼如同包裹着一团金光，耀人眼目。房亮吃力地爬上楼顶，累得大汗淋漓，腰带吊在滚圆的大肚子下面，需不停地往上提腰带——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当他抬眼看到大炮的时候也不免吃了一惊：“怎么是一架大炮？”林洪仁急忙解释：“这叫‘大将军’，里面有一道符，炮口里面藏着一个像弹头一样的凸镜，它比炮弹还厉害！”景道中把话接过来：“从你们架好‘大将军’的这一刻起，对面的大楼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那幢大楼的主人就等着倒霉吧，快了十天半月，迟了一年半载，一准应验，从此再也不会影响你们的财运了。”房亮将信将疑：“这家伙真有那么灵？”风水先生看看他，满脸傲慢，不说话就转身离去。林洪仁埋怨自己的老板：“这种事信则灵，不信不灵，我们钱已经花了，‘大将军’也装上了，您这又是何苦呢？”房亮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一肚子邪火往外蹿：“放屁，灵就是灵，不灵就是不灵，他这玩意儿要是真管用，我信不信它都得应该灵！”他又指示林洪仁，“不能光指望这尊大炮，你明天到检察院举报简业修，还要找几个记者吹吹咱的大炮，管用不管用的先气气对方再说！”

决定都市面貌的似乎不是城区规划、高楼大厦和抵押贷款，而是汽车和道路。当黄昏降临华灯初上，几百万下了班的人心急火燎地要回家里或赶奔其他能吃饭和娱乐的地方，凡被叫做路的地方都成了停车场，塞满花花绿绿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铁壳虫，它们比人更焦躁，打亮灯光，怪声鸣叫，颤抖着，蠕动着，越挤越紧，道路变成光和铁的死河。路的左边一半是金黄的光带，因为迎面来的车都打亮前灯，迸射着刺眼的光芒。右边一半则壅塞着血红的灯流，因为要向前去的车都亮着通红的尾灯，像刚从火山口奔涌出来的岩浆。通衢大道变成

一道道墙，交而不通是为祸，车到车前没有路。无论是被堵在路上的人还是被塞到车里的人，其情绪也的确跟火山的熔岩差不多，他们咒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路为什么这么窄，交通为什么这样乱，城市的管理为什么这样差……对社会时尚极为敏感的心理医生测出来，人在这种时候身上会产生一种毒素，如果将这些毒素集中起来足可以毒死一只老鼠。呜呼，整个城市就弥漫在这浓浓的毒素里。

千不该万不该，梨城市长卢定安此刻也被塞在他的奥迪车里。他的车上有警笛，遇有紧急情况警笛一响，诸车让道……现在不要说响警笛，就是扔炸弹也不管用啦！他懊恼不迭，前面就是红庙区大水泥的铁道口，像瓶颈般卡住了车流，他为这个道口说过两次话了，可就是没有人动！他要赶到河口广场参加一项国际授奖活动并为一幢梨城新的标志性建筑剪彩，事后还要在新的大楼里接见国际建筑师学会的代表，幸好时间还有富余。可他心里老像还被什么更着急的事催着，却又想不起是什么事……想不起的事就不是急事，说不急又恍恍惚惚心神不定，像五脏六腑都放错了位置一样难受。也许是叫天气闹的，他家里养的大花猫这几天就一夜夜地嚎叫，那样一只温驯的百灵百乖的小动物，发起情来竟是这般张扬自己的疯狂，叫得人都受不了！春天是世间万物发情催生的季节，惟独人在春天里却格外懒散，幸好梨城的春天非常短暂，今年的气候似乎又不同往常，按节令应该春暖花开了，却一场寒潮接着一场寒潮，就是不让城里人脱下毛衣毛裤，娇气一点儿的还离不了防寒服。昨天夜里突然一场东南风，气温又急剧升高了十几度，大自然为梨城省去了原本就是短脖子的春天，由冬天一下子直接进入了夏天。但是许多单位的暖气还没有停，用煤球炉子或蜂窝煤炉子取暖的人家还照样生着炉子，大家不信任这种突来的暖和，心里仍旧防备着寒冷。惟女人们则急不可待地换上了鲜艳的薄透露服装，年轻人甚至穿起了短袖衬衫——大街上的风景热闹了，有穿棉的，有穿皮的，有穿毛的，还有大量穿着单衣短裙的。卢定安是属于那类穿衣服比较保守的男人，中规中矩的西服里面套着羊毛衫、棉毛裤，被汗潮得贴在了身上。他脸色黑黄，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

坐在车里无须再注意形象保持市长的精神头，不是睡觉就是不停地拨电话，和在家里一样是他最真实自然的时候。车被塞住他反而睡不着了，也像其他人一样身上积存着塞车的毒素，只有不停地拨电话才能释放这些毒素，转移难挨的气闷和无奈。他首先拨通了副市长金克任的电话：“克任，我得到消息，国家有可能让大陆的股票到香港上市，你牵头找人策划一下，把我们的强项组织起来，比如城建、市政、化工、机械……香港这么好的资本市场不能放弃！”“老姜吗，我是卢定安，你那儿的进展情况如何……”姜明是滨海新区规划局的局长，不知他在电话线的那一端说了一句什么话冲了卢定安的肺管子，被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顿：“什么叫全面看问题？人怎么可能全面呢？只有神才能全面。讲究全面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干，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片面而深刻，管好你自己那一片的事就不错！你能不能不说这些空话废话套话和大家都知道是正确的话，一个时期干好一个重点工程，办好一件实事，就很了不起啦！”卢定安像有病一样，突然就发作了，发作完又后悔，觉得不值得。他再拨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了，生气地放下了手机，又闭上眼睛。

他的狭长脸瘦精精的，额锐角方，双颊总是发青，还显得略有一点浮肿。他闭了一会儿眼仍旧无法睡着，倒闷出了满头大汗。他睁开眼睛看看前面两个年轻人，司机刘晓亚，花格短袖T恤衫。秘书罗文，白衬衣的袖子挽着……不禁愤愤：“你们两个换季都不提醒我一声。”这叫歪词儿，市长穿什么衣服还得需要下边人提醒吗？司机抱怨：“谁叫您不听气象预报，今儿个白天可是26度。”秘书也反问：“您不是最怕热吗，为什么还穿这么多？”“我不是怕热，而是怕夏天……”卢定安抱起肩膀，恶狠狠地下令：“开空调，冻冻你们这两个小子。”刘晓亚不听指挥：“对不起，市长，今年热得太突然，还没得空去灌氟利昂呢，您就凑合着热一会儿吧。我给您放带子，一听戏您心里立马就凉快儿了。”他随便拿盘磁带捅进收录机，车厢里立刻响起河北梆子的乐声……卢定安喜欢听戏，无法忍受通俗歌曲，所以刘晓亚的车里就只有河北梆子、京剧和豫剧的磁带。

卢定安按下车窗，一股热风扑进来，顺手一按又关上了车窗。他

坐车是从来不开窗的。前面堵死的车阵有些松动，卢定安的车也随着车流缓缓地向前磨蹭，车一动心情立刻也跟着好多了——人就是这么容易绝望又这么容易唤起新的希望。当汽车穿过高楼林立的市中心时，卢定安看到在一处非常显眼的地方挂着一条大标语：“热烈欢迎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团莅临指导”。他指示秘书：“小罗，想着通知各部门，把这些玩意儿都拿下来，这些东西本身就不卫生。”罗文记在小本子上，市长发令随意性太大了，手中有权力真好，可随心所欲地就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悟发号施令——如果下面的人知道了他们传达、学习和贯彻的文件是怎么产生的，会作何感想呢？罗文的手机响，他哼啊哈地应了几声就把手机递给了市长：“是简业修。”他告诉卢定安，河口广场出事了，请市长剪彩和接见外宾的活动取消，由于国际建筑师学会的代表明天就走，授奖仪式改在梨城大学进行……简业修还说了一些为耽误了市长的时间赔罪道歉的话。卢定安一听到“出事”两个字就头皮发麻，呵斥简业修先不要说废话，河口广场到底出了什么事？简业修简要地介绍了广场上的情况，民信大厦楼顶上架起一门大炮，炮口瞄准了简业修新建成的大楼，成了轰动梨城的一个事件，看蹊跷凑热闹的群众挤满了广场……卢定安恼火：“你剪彩、发奖还怕人看吗？不是人越多越好嘛！”简业修解释无法维持秩序，怕有人起哄捣乱，让外国人难堪，给市长丢脸……他说得也有道理，卢定安放下手机问罗文：“你们知道民信公司搞了个大炮事件吗？”秘书点头，又把房大胖子架炮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卢定安两眼气凛凛地盯着车外，眼皮急速地跳动着：“真是胡闹，企业搞不好倒有心思弄这种玩意儿！越是这样剪彩越要照常进行，好让房亮看看他的大炮不灵嘛……”堂堂一个市长兴致勃勃地来剪彩来接见外宾，竟被一门什么大炮给轰跑了，这成何体统？同时也让他心里感到不安，梨城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他这个当市长的居然不知道。司机问他要不要掉头，他说要到河口广场转一圈儿，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阵势。汽车还离着河口广场老远就又被塞住了，他们在车里看到行人一群群地拥向广场，有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有带着小孩儿的整家子的人，连骑自行车下班的人流也停下车观望广场上的景致。房亮的大炮在下面看不

到，却仍然有许多人站在民信大厦下面仰着脸往上看，更多的人是看那栋河口区建委新落成的大楼。城里人还没有看见过大楼吗？但这个大楼不同于别的楼，在落日的余霞和过早放亮的霓虹灯光里，样子怪异，别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壮硕和辉煌。

卢定安弯下身子，向外张望：在大清河、子牙河和北运河三水交汇的椭圆形河口广场的东端，矗立起了一座造型新奇且气象非凡的大楼，在房亮架起大炮之前就已经吸引了许多人来看新鲜，“大炮事件”又等于给它做广告，使这栋大楼更出名了。表面上看城市人的生活是这般花花绿绿，五彩斑斓，其实是很枯燥乏味的，不然怎么会对一栋大楼就这么感兴趣？他没想到把楼盖好了也能引起老百姓这么大的震动，卢定安有了感触，应该给城市不断增添新的风景，一座好看的建筑，一项大的工程，都是一种风景，能振奋人心，凝聚人们的热情。罗文回头问他：“市长，您看它像个什么？”卢定安一时还真说不出这栋楼像什么。没有人能说得上来它的造型像什么……初看它像一个精美的翘沿儿水果盘托着个大鸭梨——这座城市不就叫“梨城”吗？故而最容易引起人们关于梨的联想。再看它又像一颗长着连鬓胡子的大脑袋，露出了滑稽、嘲弄和充满智慧的神情，像在诉说什么或逗弄什么。或者说它像一颗天外飞来的大炸弹，溅起冲天的烟尘和泥土正要爆炸却最终未能爆炸。还可以说它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巨大蓓蕾，细润鲜嫩，凝固着一种高洁、温婉的神韵……总之，越端详得时间长就越说不出它像什么，越是看它什么都不像就越感到它有味儿。这座大楼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它是本市惟一一座在世界上获得了设计大奖的建筑。它的样子虽然怪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自由地不受任何拘束地处理建筑空间。但结构均衡稳固，外形轮廓完整有力，简洁明亮。它的建造没有毁坏广场的绿地和全市仅存的几百棵古树，相反倒充分利用了这些树木、草地、阳光和河水，形态统一，与周围环境有一种和谐的通融感，又起伏有致，富有动感。大楼仿佛是从广场绿地上自然竖立起来的，把广场自然而然地拉入楼内，又提供了与广场相配的全新的建筑结构，稳健地与四周景色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但和广场四周的建筑一比，它就显得太突出，太傲慢，难免让周围的

建筑自惭形秽，纷纷低头退让。建造者偏偏又给这样一座现代得令人看不懂的建筑起了个正统得有些古怪的名字：“公共服务大楼”。

学冶炼的硕士罗文禁不住赞叹：“真漂亮，简业修这个人干什么都能干出点绝的来！”刘晓亚表示异议：“这得说是人家夏尊秋设计得好。”罗文冲他一笑：“我知道你崇拜夏教授。”刘晓亚反唇相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不崇拜漂亮女人说明你不正常，要不就是虚伪，心里暗暗崇拜嘴上不说。”罗文可不想当着市长的面在这种敏感的问题上跟心直口快的司机斗嘴，赶紧把话岔开：“过去这一带最高的建筑就是民信大厦，让新的公共服务大楼一比，你现在再看民信，是不是有点寒酸了？低矮瘦弱，一副小家子气，难怪房大胖子会心怀嫉恨，火冒三丈！”作为秘书，罗文最大的优点是知道许多卢定安不知道的事情。作为秘书，罗文最大的缺点是知道许多不该知道的事情，而且有一般的聪明人容易犯的毛病：爱说。

卢定安眼睛看着窗外的广场和大楼，默默地听着前面两个年轻人的对话，他倒真没有想到围绕着简业修这栋大楼还有这么多故事……也许这是有人故意散布的，有了故事就更吸引人，来看楼的人也会更多，一个好的风景不能没有传说。一个城市的特点取决于它的建筑，一栋好的建筑提升了城市的品位，从它一诞生就成了城市不可缺少的象征。公共服务大楼居然引发了一场“大炮事件”，足见这幢建筑已经在改变着梨城，改变着人们对梨城的印象，或者说给了梨城一些什么……卢定安一时却想不明白公共服务大楼给梨城带来了什么。刘晓亚突然冒冒失失问了一句：“市长，听说简业修小时候是您的跟屁虫？”卢定安脸露满意之色，不知是对公共服务大楼，还是对简业修：“是的，我们过去是邻居，他父亲是我的师傅。”他直起身子，同样愣愣怔怔地问两个年轻人：“明天不会下雨吧？”他问得没头没脑，司机回答得也没头没脑：“难说。”卢定安的脸色莫名其妙地阴沉下来，似有一种不祥之感。他神经质地惧怕夏天，怕热，怕下雨，嘴里嘟囔着：“今天热得邪乎……”秘书和司机都没有应声，他们都知道市长的情绪就像夜里的彩灯一样五颜六色，说变就变，正说说笑笑间忽然就走神儿了，显得心事重重，也许是故作深思熟虑，或者刚才还是晴

空朗日，没有任何过渡就突然雷霆震怒——这就是当头头的无名火！他只有在群众面前，在镜头面前才是安全的。罗文不止一次地抱怨，自从他给市长当了秘书，才真正相信了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他认为这是“小马拉大车”的结果，卢定安才具不够，而担子又过重，造成压力太大，压得他喜怒无常。这恰恰又正是卢定安的可爱之处，如今的头头脑脑有几个是才具配得上责任的？大家还不都是自我感觉良好，谁还真的把工作压力当回事。刘晓亚驾车终于慢慢地绕开了河口广场，进入疾驶的车流，他问市长是回市政府还是回家？卢定安说：“当然是回办公室了，晚上还要招待甘肃的省长，大概八九点钟能结束，然后去串个门。”他沉了一会儿又问秘书：“明天还挤得出时间来吗？”小罗回答：“不行啦，这一个星期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啦！”“那就明天下班后，六点钟，通知各区负责城建的副区长到我办公室来，研究一下防汛的事。”秘书答应着记在本子上，心里却说，这才什么时候就防汛哪！但卢定安一旦决定了一件事，脸色立刻就放晴，说话也和气多了：“你是不是想说我神经过敏？你是没在小平房里住过，那真是我的一大块心病，早了是蒸笼，下雨就泡汤。”

晚上，于敏真拉着儿子去看望感冒发烧的婆婆，她每到同福庄来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怕自己的车被弄坏，二是怕宁宁跟同福庄的孩子在一块玩儿，沾染上贫民区习气。在她眼里同福庄就是个杂巴地，流氓无赖成群成伙。儿子宁宁在车里矮下身子仰头看着窗外的夜空，城市一片灯海光域，霞彩纷披，好像天上星河在地上忙，万象宝幢，楼随影动。惟冷落了头上一片高阔的暗空，一团漆黑，沉沉若坠——下面就是老城厢的平房区。汽车拐了两个弯，没有开出多远，就觉得灯光黯淡下来，高楼不见了，透过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黄色电灯光看见远处一大片黑乎乎的平房。这儿也算是城里，却更像农村，甚至在当初给它起名字的时候就带有农村人的自卑，不敢理直气壮地叫街、叫里、叫胡同……却叫了个“庄”。而于敏真可知道同福庄并不是安静的村庄，这黑沉沉一片巨大的暗影里布满凶险，只要看看硕果仅存的几个路灯就明白了，大部分路灯全被打碎了，即使换上一批新的灯泡紧跟着又会再被打碎……

城市总是要分出许多区域，不是行政规划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形成的。在字面上很难看出这些区别，河口区、城厢区、红庙区等等，六区四郊五县，好像都是平等的，但在梨城人的心里却分得清清楚楚，哪儿是繁华区，哪儿是落后区，哪一块是高级住宅区，哪一块是平民聚集区，高级地段里有商业街、娱乐城、过去外国人留下的租界地。就是平民区也分成三六九等，有的以脏闻名，有的以乱著称，有的紧挨着工业区。各个区贫富也不均匀……偌大的一个都市就这样变得神形散乱，光怪陆离。这些不同区域的划分，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点，一个区域就是一个范围，一个圈子，各有自己的色彩，组成了梨城的花花世界。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属于不同的圈子，带着自己那个圈子的地域色彩。过去同福庄是贫民区，著名的落马湖、蓼草地等妓院就在这一带，是妓女聚集区，隔一条胡同就是旧工厂集结的石板街，这里的色彩无论白天黑夜永远是乌黑，昏暗，空中烟雾弥漫，街面上浮落着厚厚的一层煤灰烟尘。街口铺的青石板已经被磨损得坑坑洼洼，缺角少棱，七扭八歪的小胡同两旁全是低矮破旧的老平房，高高低低参差不齐，离住人的房子不远就发出轰轰隆隆铿锵铿锵七丘八叉丁丁当当的响声，过去工人关了晌，过条街就是妓院，送过去很方便。所以梨城的老平民区都跟工厂连在一起……

于敏真驾着自己的白色宝马车钻进了同福庄，东绕西绕地想尽量靠近婆婆家的胡同停车，一是可以照应自己的车，二是避免徒步多穿胡同。在这个季节女人走过平房区的胡同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每个胡同里堆满破烂儿，磕磕绊绊，狭窄又曲里拐弯，里里外外还都坐着人，一个人体就是一个小火炉，显得平房区里的气温又比大街上高了几度——这是平房区的一大特点：屋子里比院子里热，院子里比胡同里热，胡同里比马路上热，所以天气刚有点热就都逃出屋子、院子，到胡同和马路上占据凉快的地方。许多人家还点着烧煤取暖的炉子，有的男人却已经穿上了大裤衩，光着膀子——这就是在这个季节平房区里特有的景致。他们在胡同里或蹲或坐，或躺或站，三五成群地凑成一堆儿聊大天……这种聊天以讲稀奇古怪的新鲜事和骂大街为主，为的是逗乐、出气、打发时间。个个都高腔大嗓，不避讳，不在乎，

什么话都敢往外抡，住在这种地方的人除去脑袋顶上撂原子弹，不知道还会怕什么？你只要进了胡同想不听都不行，听得于敏真几乎都能背得下来，他们骂得最多的是当官的，说现在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什么？孩子上学、看病吃药、当官儿的胡闹。说现在当官儿的有三大美：升官、发财、死老婆……一个人骂完大家都跟着嘿嘿哈哈地一阵爆笑。于敏真的丈夫恰恰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对这些骂官的话就格外敏感。现在还有谁不敢骂当官儿的呢？他们对头头又真正知道多少呢？越是知道得少的事情越是敢骂，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往往是自己知道得最少的。现在的人骂起当官儿的来，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可如果认为哪个官儿好，又会把什么功劳都记到他的账上……这就看领导者是否有本事、有幸运在老百姓中间形成佳话流传，就像盖一幢好楼或建一处胜景一样。住在这些旧平房子里的人，从天气稍微有点暖和一直到上大冻，基本上就呆在房子外面，只有到睡觉的时候再进屋。尤其是男人们，一到晚上，各家的女人们都要擦洗身子，男人们就到外面去找个地方呆着，没有地方呆的就到大街上去溜达。

同福庄里还有一景也是令于敏真发怵的，那就是胡同口。平房区的胡同口永远都站着一群半大小子，神头鬼脸，面目邪恶，用阴毒的挑衅的眼光盯看每一个进出胡同的人，尤其是女人经过，会有被扒掉一层皮的感觉——这是平房区最恐怖的一景。平房区的孩子分两种，没有事就到胡同口站着的，十有八九是学习不好或已经退了学的，早早地就学会抽烟喝酒，而后是打架，偷盗，甚至奸淫妇女。正派的人家就是紧紧地把住孩子，没事绝不让他们到胡同口去凑热闹。简业修就跟她讲过，不管天气多热，父亲也不许他出屋，最多是在自己的屋门口站一会儿。比简业修大几岁的卢定安，由于是从农村来的，被同福庄的孩子叫做“小侉子”，住了许多年了，进出胡同的时候还常常会被推一把或操一下……她感到奇怪，人在一茬茬地长大，社会在不断地变化，胡同口的传统却一代代地保留下来，一拨一拨总是有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霸占着胡同口。她找到了自己准备停车的地方，看见几个小子嘴上叼着烟卷儿，又在拿一个傻子寻开心，他们把傻子围在中间，推过来，操过去……她犹豫着又躲开胡同口一段距离才停稳

了车，打开车门，看到那帮小子在逗弄傻子：“傻狗顺儿，今天是不是又跟对象见面了？”狗顺只是嘻嘻傻笑。“摸了对象的大波没有？”一个把头发染得火红的小子抓住了狗顺的前胸，不住地摇晃，“说啊，摸了对象的什么地方啦？”别的人都跟着一块儿起哄：“告诉他，摸屁股了。”狗顺跟着学：“摸屁股了。”半大小子们一阵哄笑。红毛又问：“还摸什么地方了？”狗顺磕磕巴巴：“没，没摸什么地方。”“脱没脱对象的裤子？”有人教导：“告诉他，脱了。”狗顺抹抹鼻涕：“脱了。”又是一阵尖笑。这时候他们看见了于敏真漂亮的宝马车，立刻放弃傻子走过来围住了汽车，被叫做红毛的小子，用力在汽车顶上拍了几下，其他的半大小子在一边叫好：“红毛，你敢上去跳舞吗？”

于敏真心疼，浑身起栗，变腔变调地尖声质问：“你们要干什么？”红毛嬉皮笑脸：“哎哟，这不是嫂子吗？”简业修的儿子宁宁，反而不怕阵，怀里抱着两盒补品之类的东西，挺身站到前面保护自己的母亲：“红毛，你要干什么？”红毛翻翻眼，阴损出邪：“呀，茬子够硬的，简宁宁也充个人啦！你妈这车真漂亮，能让我们上去兜一圈儿吗？”简宁宁尖着嗓子回答：“不行！”

于敏真慌乱无措，拉着儿子回到车里，宝马一阵抖动，愤怒地绝尘而去。半大小子们在后面哈哈大笑，有人捡起小砖头向宝马车扔去。

这真叫越怕什么偏偏就有什么，于敏真在从同福庄回来的路上不仅没有表扬儿子的护驾之功，反而把儿子审了个底儿掉，问他是什么时候认识胡同口那帮小流氓的？是不是每次到爷爷家来都偷着跟他们玩儿？然后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以后不许他单独去同福庄，不许跟那帮孩子往一块凑，她也暗暗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以后管住儿子不许他单独去同福庄，非去不可由自己带着去，管紧了把严了，只许看爷爷奶奶，不许到外面乱跑乱闹。

她回到家就开始忙饭，把炒好的菜端上饭桌，一样样用大碗和碟子扣好，免得凉了，儿子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业。她住着一套以眼下的标准衡量可算相当高级的房子，有三室一厅，并排两间朝阳的大房子，一间是简业修和于敏真的卧室，一间给了儿子，一个十来岁的小

学生就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在梨城能有这样条件的人家不多。阴面的一间作了简业修的书房，连接每一间房子的中心是客厅，足有三十多平方米，宽敞透亮，气派豪华。整套房子装修考究，每间房子根据不同的用途摆放着不同风格的高档家具，精致隽雅，舒适宁谧，处处都漫溢着女性情韵——这一切显然都是出自于敏真的设计。简业修是个雄心勃勃且深信自己会前途无限的人，他少年得志，很会做人，还不想在住房上过于张扬，因为单位里的人免不了会常到他的家里来，何必惹得他们妒忌或胡乱猜疑呢？然而于敏真是日本森洋药材梨城公司的经理，需要这种体面，有理由也有条件在回到家以后得到和她的现状相匹配的享受，便坚持把河口区建委分给简业修的偏单元和自己原有的独单元加在一起，换成了这套房子，她有钱，理直气壮地按自己的心意装修了房子。简业修不操心，不出力，再若横加干涉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但他给河口区建委、甚至给整个河口区政府里熟识他的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他沾了老婆的光。于是便就坡下驴地接受了妻子安排的这个舒舒服服的现实。待到于敏真把饭菜都准备好，却还不见丈夫回来，就坐在沙发上抱过电话机开始拨电话……

她精于修饰，容貌丰艳，对着话筒讲话也很讲究音调、音质的美感，抑扬顿挫舒缓悦耳，脸上笑容灿烂。但一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找不到简业修，立刻有乌云赶走了满脸的阳光，说话的声调里也有了铁质：“杨静，你知道简业修现在在哪儿吗……不知道？你们建委今天下午有什么活动吗？……没听说？”对方问她有什么事要帮忙，她客气地回绝了人家，然后又找到另一个可能会知道丈夫去哪儿的人：“叶华，我是于敏真，你知道简业修在哪儿吗？……不知道？你从下午就没有看到过他？不用，谢谢……”“河口区政府吗？区建委的简业修主任在你们那儿开会，我有点急事，麻烦您叫他接个电话好吗？……什么，你们那里没有会，全都下班了？”不对呀，简业修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不是大家故意瞒着她，就是简业修有意瞒住了大家，背人没好事，好事不背人。她继续拨简业修的手机，仍然关着机，她生气地摔掉电话，儿子从书桌上抬起头看看她。电话铃响，她故意沉了一会儿才拿起听筒，是大姐简业青，也从下午就找不到简